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 第二十回 美女莊漁樵點化 雪山裡牧子醒迷

御氣餐霞伴老君，服形厭世出蒼垠。
五行顛倒成金鼎，三景皈依凌紫氛。
焦尾漫調仙侶曲，錦囊應有王虛文。
相期脫卻塵寰去，紫府瓊宮生繹雲。

話說那樹叢裡去處叫做三山莊地方，前後三百里廣闊，也有四五百家人家住著，家家有幾個女子，共有七八百個女子，因此喚為三美女莊，看官，且說為何這一個地方就有這許多女子？只因韓退之不肯棄職修行，藍彩和特特久這個去處化出這一所莊屋，鋪排出一個酒店，叫明月、清風變作美女，待退之進去躲雪，就把美女局去試他的心。

果然，退之和張千、李萬擋風冒雪趕到這莊門前，見有一個灑店，不勝歡喜，慌忙下了馬，附著張千的耳朵說道：「進店家去，不要說我是禮部尚書韓老爺，只說是到潮州去尋伙計算帳的客人。」張千點頭應了，挑著行李前走。退之隨後跟進店中，揀一副座頭坐下。那過賣就來問道：「客官用酒不用酒？」退之道：「這般冷天，怎的不吃酒？先把上好的酒澆熱些拿來我吃，然後做飯。」過賣道：「酒有上好的，燙也燙得熱，只是吃了要醉人。」退之邊：「吃酒不醉，如同活埋。若是淡酒吃了不醉的，也沒人來買了。」過賣道：「古來說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人自迷。因此上不勸客官吃酒。」退之道：「你這裡是怎麼地方？」過賣道：「喚做三山美女莊。」退之道：「美男破老，美女破舌，從古所戒，為何取這樣一個地名？」過賣道：「小孩兒沒娘，說起話長，我這三四百人家只會養娜兒，再不養一個孩子。這許多娜兒俱各長成，未曾出嫁，因此喚做三山美女莊。比如我店主人有個女兒，名喚明月仙，今庚三十八歲了，算命的說，目下該有一個貴人來娶他做二夫人。還不知貴人幾時臨門？若再挫一年就是三十九歲，可不頭白了。明月仙有一個妹子，名喚清風仙，今年也是三十一歲。算命的說，他那八個字中穩隱的有三個貴子。店主人也思量把與人做小奶奶，圖日後生得兒子，好享福。」退之再欲問他，准知張千聽得不耐煩，大聲叫過賣道：「你這人不來燙酒伏侍，只管閒談白話，不像個做生意的人！」那過賣聽見張於叫他，忙忙轉身來搬酒荷，擺在桌子上面，把一隻碗，斟一碗熱酒，放在退之面前。退之拿起便吃，剛剛吃得一碗，只見店衛邊走出一個人來，看了退之，瞅了一眼，道：「我家明月仙夜來夢見一體半老貴人，頭戴襖頭，身穿朝服，手執象簡，到他房中同拜花燭。你們在門前支撐生意，須要著眼看看，貴人不要錯過了。」說罷，依先走進裡面去。過賣笑道：「你看，我主人家這般雪天，寒冷得了不得，還睡不醒，做春夢哩。」退之聽了他說話，心中就如抓癢一般，欲言不言。過賣近前問道：「老客官從那裡地方來？如今要到潮陽有何事幹？」退之道：「我與一個伙計台本生理，他久不回來，如今去尋他算帳。」過賣道：「算帳，算帳，橫風打戲，若肯混帳，到是了當。」道猶未了，幾見對面朱樓畫閣上一個美貌女子，倚著欄杆，手捲珠簾，唱道：

聞說功臣拜禱，南壇瑞雪紛。普救黎民困，枯槁禾苗潤。今得宰相到來臨，自古道貴人難近。斂社會一羞，免不得相恭敬。

退之聽得聲音似鶯囀喬林，忙忙抬頭看時，不覺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左回右顧，注目凝睛。那女子秋波斜溜，眉黛偷顰，屢屢送情，遙遙寄意。

退之看了一會，便叫道：「再燉熱酒來。」過賣捧壺當面。退之問道：「你主人家姓恁名誰？」過賣道：「我店主人老爹叫做賈似真。」退之道：「這三四百人家共有幾姓？」過賣道：「都是賈。」退之又道：「那朱欄畫閣上面還是主人家的臥樓？是客樓？」過賣道：「主人臥房直在後面第七層房子內，這樓上是主人女兒明月仙的臥樓。」退之道：「天色將晚了，雪又大得緊，不知前途有好客店安歇麼？」過賣道：「這般雪天，前途客店又遠，去不得了，我這店中極好安歇，但憑老客自裁。」退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打掃一間潔淨房屋，待我安歇一宵，明早便行。」過賣道：「房子、牀鋪，件件乾淨的，不消打掃得，就是這明月仙樓下，極是清潔幽雅，任從客官安置。」遲之道：「樓下倒好。」便叫張千、李萬搬了行李，跟著過賣，走禮樓下看時，果然精緻得緊。退之心中暗喜，撥了一張椅子，傍著欄杆坐著。坐不多時，只聽得咿軋門響，裡面走出一個人來，正是那姓賈的主人。

退之便立起身來迎他。那賈似真斂氣躬身，近前喏道：「相公請見禮了。」退之還廠一個揖，道：「老夫經紀營生，偶從貴處經過，借宿一宵，主人翁何為這股稱呼。賈似真道：「小女明月仙夜夢貴人與他同拜花燭，候至此時，不見有他客到來，止有相公三位借我家安歇，正應小女的夢了，豈不是有緣千里能相會？在下情願把兩個小女都嫁與相公，以成吉夢。」退之聽得這一句，恰便似抓著癢處一般，便悄悄問張千道：「我正沒有公子，若娶了這個二夫人，生下一男半女，也是韓門後代。但不知他是頭婚？是二婚？」張千道：「老爺既要生兒子，管他頭婚二婚，熟罐子偏會養兒子。」李萬道：「據小人主見，又不足這般說。」退之暗道：「你主意是怎麼樣光景？」李萬道：「這般大雪，我們付將計就計，老爺贅在他家住時，落得嚼他的飯食，睡他家娘子，等他天晴，我們一溜煙走去到任，若得恩賜回鄉，老爺也不要馳驛，依先打這條路轉來。倘或二夫人生得公子，穩定帶他回家，也管不得老夫人吃醋捻酸；若不曾生得公子，老爺只哄他說我到家就著人來取你，且把這件事瞞過老夫人，省得耳根鬧吵。不知老爺主意若阿？」退之低頭想一想，道：「李萬說得甚有理。」即轉身上前，對賈似真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是朝中禮部尚書，姓韓，因諫迎佛骨，被貶到潮州為刺史，今庚五十多歲，正應著令愛夢見的半老貴人。只是我夫人尚在，令愛就是嫁我，只好做二夫人，須要與令愛說過。」賈似真道：「算命的算定小女目下有貴人娶做二夫人，又與夢相符合，莫說做二夫人，就是鋪牀疊被做通房也是情願的，何須講過。」退之見他應允，一似孩兒吃糖，貧子拾寶，滿臉堆下笑來。

當下，賈似真叫丫環：「快請兩位小姐出來，趁此吉日，與韓貴人成親。」不移時，叮嚀珮響，蕪鬱香飄，四個丫環，一個叫做標緻，一個叫做致標，一個叫做希奇，一個叫做奇希，他四個簇擁著明月仙、清風仙出來拜見退之。退之就與他拜了花燭，同歸羅帳。只見樓上擺下酒果一桌，這酒不知是真是假？看官聽說，這酒原來就是退之壽誕那一日擺與湘子吃的那一張桌面，其時湘子差天將運在這裡，今日擺將出來，試退之記得不記得，只見明月仙手捧金杯，滿斟綠蟻，遞與退之，道：

酒泛羊羔，大雪紛紛日未消。喜得有緣相會，鳳友駕交。鸞交來，同歡笑。請寬袍，今宵恩愛，百歲樂滔滔。

退之接酒飲了。清風仙又斟一懷酒，遞上退之，唱道：

玉聲香醪，且喜新知是故交。只願青絲綰結，白首同調。切莫半路相拋。請寬袍，憐新棄舊，風雨打花朝。

退之接酒在手，問道：「二位新人，這兩個大丫環有丈夫麼？」明月仙道：「妾身姊妹今日才得伏事貴人，如何丫環得有丈夫？」退之道：「他們既不曾有丈夫，趁著今日良宵，將標緻配與張千，致標配與李萬，也是春風一度。」明月仙道：「謹依貴人嚴命。」

當下，退之叫張千、李萬道：「兩位夫人把標緻、致標配與汝二人為夫婦，汝兩個可磕頭謝了夫人。」張千扯一扯退之，低聲說道：「老爺，你只見佳人嬌樣，全不想這些人都不是凡人骨相。我記得那撐船的曾說：過得美女莊，才是翰林郎。看今朝景象，明白是裝成榜樣。倘被他騙了行囊，化作清風飄蕩，那時節，就是神仙也難主張。」

退之道：「你不要多言；這是我的老運通。」張千道：「不要說老運，只怕要倒運。」退之大喝道：「我做了朝廷大臣，不知見過多少奇異古怪的事，今日這件小事兒，倒要你多口饒舌！本待趕妝回去，大夫人只說我不能容人，且饒你這一次！」喝得張千喏喏連聲而退。

當下，明月仙斂衽上前道：「大人不責細人之過，且請息怒。」那標緻、致標捧著中靴衣服，遞與退之脫換。退之忙忙地把身上衣服巾靴脫了下來，轉過希奇、奇希接去；一面穿上新鮮巾服，一面吩咐張千、李萬，俱出外廂伺候。明月仙、清風仙攜著退之手吟道：

說我家窮家不窮，安眠自在過秋冬。

雖然無總田和產，薄薄家私賽鄧通。

退之左顧右盼，答道：

笑我身窮道不窮，皇恩遷轉在秋冬。

雖然半百非羊少，管取生兒老運通。

明月仙笑道：「玉女八十歲而懷老聃，妾止三十八歲，妹子止得三十一歲，正好生育，先請安眠，姊妹俱來陪侍。」

退之正要脫衣上牀，不想那衣帶收得緊緊的，就像有人拽著索頭一般，看看地懸空吊將起來，睜眼再看時，一個人影兒也不見有，慌得退之叫喊如雷。張千道：「這般時節，老爺正好做新郎，為何叫喊起來？想這兩個夫人兜搭的了。」李萬道：「不是夫人兜搭，只怕是那話兒事發。」兩個定睛一看時，那裡有怎麼房屋？怎麼美女？只見退之高高的吊在松樹上，樹梢頭掛着一幅白紙，上有詩四句。詩云：

笑殺癡迷老相儒，貪官戀色苦躊躇。

而今繡弔松梢上，何不朝中再上書？

張千連忙上前解放退之下來。退之羞慚滿面，看了這詩，更增惶愧。正在沒法，忽聽得歌聲隱隱，四下裡一望，原來是一個樵夫，挑著一擔柴，踏著雪，唱著歌而來。歌聲漸近，退之聽時，乃是四句山歌。歌云：

執斧樵柴早出月，山妻叮囑最堪聽。

朝來雨過山頭滑，莫在山巔險處行。

退之聽罷，不覺腮邊兩淚交流，叫張千道：「那打柴的不過是個愚夫，妻子不過是個愚婦，他也曉得險處當避。占云：『高官必險』。我到不知迴避，致有今日的苦，是不如這個愚夫愚婦了。」

正說話間，樵夫已到面前，張千便問他道：「我老爺為國為民，受這般磨折，你住在這深山窮谷之中，必然是廩有餘糧，機有餘布，俗話說：『有得穿有得吃的人，決不是灶下無柴，甕中無米，有一餐沒一餐的主子，』為何衝寒冒露，也來打柴？」樵夫道：「我們四季斫柴都是有渾名的。」退之道：「判下山柴隨時砍伐，有怎麼渾名？」樵夫道：「老大人你不要只逞自己聰明，笑我樵夫愚蠢。我們春天砍柴叫做初得地，夏天砍柴叫做望前行，秋天砍柴叫做正好修，冬天砍柴叫做寒退枝。」退之聽了「寒退枝」三字，暗暗忖量道：「好古怪，這樵夫說話句句含著譏諷，又說我的表字，明明是個暗裡藏閹。」張千道：「樵哥，樵哥，你不要之乎也者在魯班面前掉花斧，我借問你一聲，要往潮州地方，從那一條路上去才有人家好安歇？」樵夫道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東西南北四邊都有人家，隨分擇一家安歇就是，何消問我。」張乾喝道：「只因四下裡不見人影，我們要揀近便路兒走，故此問你一聲，你滿口胡柴，是何道理？況我老爺是朝中官宰，因貶謫潮陽，在此經過，遇著這天大雪，問你一條走路，又不是低三下四的人，你如何這油嘴騙舌！若是在長安的性兒，就亂棒打你一頓，還要枷示在十字街頭！」退之道：「張千，你不要鬧嚷，你牽住了馬，待我自問他一個下落。」

退之便近前一把扯住樵夫，說道：「我韓愈在朝時也曾興利除害，為國憂民，南壇祈雪，拯濟萬方，今日在這裡受苦，竟沒個人來救我。」樵夫道：「老大人說是在朝官宰，這等時節，怎的不在那紅樓暖閣中間烹羔煮酒，熾炭煨香，擁著燕姬趙女，擲綠推紅，卻來此處奔馳，也甚沒要緊？」退之道：「只因皇帝貶我到潮州為刺史，行至此處，迷蹤失徑，不能前去，望老兄指教往那一方去是潮州的大路，有人家可以借宿得？」樵夫道：「老大人原來是一個老士，路兒還不曉得。潮州的路徑，我說與你聽：前去潮州崎嶇難走，險怪難行。」退之道：「上命嚴緊，勢不由己，就是難走，我也決然要去的，只求你說一聲，此去還有多少路程？」樵夫道：「路到只得三二千里了，恰是人煙稀少，有許多去不得的事哩，且聽我慢慢說來：

老士不要忙，聽我細分講。前面黃土峽，便是顛險處。腳踏破底崖，手攀葛藤附。手要攀得牢，腳要踏得住。若還失了腳，送你殘生去。轉過一山頭，一步難一步。妖精鬼怪多，填塞往來路。」

退之道：「怎見得都是精怪？」樵夫道：

玄豹為御史，黑熊為知府；魍魎為通判，魍魎為都護；豹狼掌縣事，猛虎管巡捕；獐麂做吏卒，兔鹿是黎庶；獅羊開張店，買賣人肉鋪。

退之道：「這一班走獸怎麼會得做官？會得做買賣？你說我也不信。」樵夫道：

多年老猴精，醜臘是主顧。你問他相識，他知潮陽路。若要知吉凶，神廟簽不誤。連求三個下，教你心驚怖。秦嶺主僕分，馬死藍關渡。那時不自由，生死從天付。我是山中人，不識士途路。你要到潮陽，潤下問漁父。

退之聞說此話，嚇得遍體酥麻，手足也動不得，扯住樵夫道：「樵哥，你老實與我說，打那一條路去好？不要只把言語來恐嚇我。」樵夫道：「你不聽我說話，我說也是徒然。那東潤下有一漁父，他是慣走江湖，穿城過市做買賣的，頗曉得路頭，你自去問他便了。」

退之回頭看東潤時，這樵夫連影子也沒有了。慌得退之叫張千道：「樵夫那裡去了？」張千、李萬道：「大家都在這裡，不曾看見他從那一條路去。」退之道：「我正問著他，他哄我轉頭看東潤，就不見了，豈不是對鬼說了半日話？」張千道：「老爺不要管他，大家趕路要緊。」退之道：「且不要忙，那東潤下果然有個漁父在那裡釣魚，待我再去問他一聲，走也不遲。」

退之便一步步捱到潤邊，叫道：「漁翁哥，此去潮州還有多少路程？」

漁父道：「要到潮州，早哩，早哩！」退之道：「我聽得說早路上不好走，不知水路去可得平安無事否？」漁父道：「水路到也去得，但那愚人睡著還未醒哩。」退之道：「你就是漁人，現在面前說話，怎麼說還未醒來？」漁父道：「我不是漁人，眼跟前倒有一個愚人在這裡。」退之道：「漁翁你高姓？今庚多少高了？高居在那廂？」漁父道：「名高、年高、居高都要招災惹禍。我隱姓埋名，巢居穴處，不計甲子，不怕風波，不過是個海上釣鼈客，難比朝中名利臣。」退之道：「你這般養高，到也是了，只是少些見識。」

漁父道：「我是非不理，寵辱不驚，釣得魚兒換一壺美酒，吃得醺醺醉倒，斜枕船頭，臥看夕陽西下，好不快活，少怎麼見識？」退之道：「豈不聞夜靜水寒魚不餌，滿船空載月明歸。如今這般天氣，江河俱凍合了，你卻在此釣魚，豈不是少些見識？」漁父道：「你說的是那水寒魚不餌早回頭的高魚，我釣的是那迎風吸浪，擺尾搖頭，吞了釣脫不得的寒魚。」退之對張千道：「好古怪，先前那樵夫說我的表字，如今這個漁翁又說我的表字，真是古怪！」張千道：「怎麼古怪，不過是趁口胡柴。待小人把他打上一頓，他自然不敢油嘴了。」漁父聽見張千要打他，掩口大笑，過潤那邊去就不見了。

退之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這漁父又是一個鬼？」張千道：「鬼在那裡？」李萬道：「眼的的三個人，搗了半日的鬼。」張千道：「世上有五佯鬼，不知他是那一樣？」李萬道：「怎見得鬼有五佯？」張千道：「見人說的話一味是甜言美語，哄得人花撲撲的喜歡他，恰不識得他是綿裡針，腹裡劍，笑裡刀，這便叫做柔鬼；有一等行動生硬，說話裝憨，心裡指望這人的東西，卻不肯說一句善求的話，只把自家的門面裝得緊緊的，不怕這人不送東西與他，這便叫做厲鬼；有一等見了人的東西就思量要，卻沒本事去要他的，見他與了別人，心中便起妒忌，不怯氣他，這便叫做怨鬼；有一等思量要人這一件事物，到把那一件說將來，團團圍圍，做了一個大局面，等那個人不知不覺墮在他的圈套中間，把這件物事送與他，就如天上起的蜃一般，暗地裡攝了人的物事，這便叫做垢鬼；有一等指東話西，借南影北，代人囑托公事，說合婚姻，保買田產，過繼男女的；這便叫做白日鬼。看起這個漁父、樵夫，大約是個白日鬼。」退之道：「我見了鬼，多分要死了。」張千道：「白日鬼是人人曉得的，那裡會捉殺人。」李萬道：「老爺不必猜疑，小的算來，還是湘子大叔變化漁父、樵夫來點化老爺，那裡是鬼。」

果然這樵夫是湘子化的，這漁父是藍彩和化的，兩個三言兩語，把退之譏諷了一場，退之只是不悟，到被李萬猜著了。張千道：「胡猜亂猜都是沒有用的，且趕上前路尋覓店家，安歇一宵，明日又好走路。」退之道：「張千，你且帶住了馬，待我把雪作賦一篇，以抒情況。」賦云：

雪者，雨露之精英，豐年之祥瑞。一片呼為鵝毛，二片呼為鳳耳，三片為攢，四片為聚，五片為天花，六片為六出。氣有升有降，颼颼冷冷布乾坤；味有重有輕，藹藹和和長禾稼。資清以化，乘氣以霏；值象能鮮，即潔成素；天工剪水，宇宙飛綿。品之有四美焉：落地無聲，靜也；沾衣不染，潔也；高下平鋪，白也；洞窗輝映，明也。透簾穿戶，密灑歌樓，駕鸞瓦半似妝銀；漫屋填溝，亂飄僧舍，翡翠樓全如曳練。裝成獅子勢雄豪，攢簇梨花金刀添冷；剪碎齊紈形燦爛，堆成柳絮羅綺生寒。想樵夫山徑迷蹤路，料漁翁罷釣歸南浦。路絕行人，客無伴侶。見孤村，招沽酒旗；聽孤雁，人無書度。亂紛紛白鴛群飛，撲簌簌素鵬展翅。一山玉砌，游子魂迷；萬戶粉封，行人腹斷。畏寒貧士祝天公少下三分，玩景王孫願滕六平添幾尺。宜長松，宜修行，又宜怪石峻贈；宜巧石，宜老梅，偏宜深山窈窕，正是盡道豐年瑞，豐年瑞若何？長安有貧者，宜瑞不宜多。

退之賦罷，筆凍手僵，寒色可掬。張千道：「老爺，雪越發下得大了，怎生斲一砍。是好？」退之道：「風掃地，雪為燈，齧雪吞氈古有人。我既學不得袁安高臥雪，豈辭千里路難行。」張千道：「老爺，你當時不聽人言語，戀著功名不肯休。今朝雪擁前無路，鴉噪鳥鳴在上頭。」退之默默無言，悽惶趨路，不想那風越狂，雪越大，腹中饑餓，身體疲勞，因下馬，同一行人躲著雪，口占《山坡羊》一首：

路迢迢，藍關不到；恨悠悠，饑寒難保。白茫茫，馬不能前；步遲遲，進退多顛倒。夢魂消，些辭難遠招，終年結果真難料。命蹇時乖，忠心天表。蕭條滿荒山，雪亂飄林臯，苦迎眸鴉叫號。

退之吟罷，不勝傷感，又上馬行。行過數里，到一個山凹去處，卻有好幾條去路，不知從那一條去是潮陽大路？正在那裡沒做理會處，只見一個牧童東張西望，在那裡尋牛。退之要問他一聲，恐怕又吃他一場沒意思，只得心生一計，叫牧童道：「童兒，童兒，你尋些怎麼？」牧童道：「我不見了一隻牛，在此找尋。」退之道：「你從那裡來，就不見了？」牧童道：「我從長安跟著這牛兒來，他一路上頭也不回，不知怎的，到來個所在，越地裡便不見了。」退之道：「我到看見一隻牛在一個所在，只是不知是你的牛也不是？你若肯指引我往潮州去路頭，我便領你去尋著那隻牛。」牧童拍手笑道：「你休哄我，我的牛相貌清奇，形容古怪，乃是一隻異樣的牛，你如何認得他？」退之道：「你的牛不過是四蹄雙角，細尾巨頭，鼻孔穿繩，眼眶戴罩，有怎麼異樣？」牧童道：「世上的牛有許多名色，怎麼比得我的牛。我一一說與你聽：

背上三洛不轉頭，崛頭崛腦是強牛；偃頭束尾不推磨，臥倒地上是懶牛；豎起尾巴常放屁，垃圾膾臙是臭牛；打下荊條全不怕，橫行直撞是蠻牛；遍身生瘡脊背爛，肉消腿軟是瘋牛；踏著尾巴頭不動，不死不活是呆牛，身拖犁耙去鋤田，走了不住是癡牛；有錢萬貫不會使，咬姜呷醋苦啾啾，守財俚吝招人怪，綽號原來是村牛；頭戴吳江沿口帽，裝腔做勢去蹴球，要學子弟風流樣，到底稱呼是賊牛。我的牛兒潤澤烏青無比賽，不是人間一樣牛，今朝若還尋不見，主人鞭撲實堪愁。」

退之道：「當年老子出函谷關，指引尹喜度脫如來的時節，曾騎著青牛，你又不是仙童，如何說尋青牛？」

牧童笑道：「我雖不是仙童，卻也不是等閒的人，你何不棄了官職，跟我修行，不到潮州去也罷！」退之道：「我姪兒韓湘子三番五次勸我出家，我也不情願跟他，今日如何肯跟你這童子。」牧童道：「若說那韓湘子，我也認得他，他是上八洞神仙。你不跟我去修行，是你沒福了。」退之聽見牧童說認得湘子，便道：「牧童哥，我正要見湘子一面，他如今在那裡？勞你替我說一聲，叫他快來救我。若再淹留幾日不來，我定死在這深山曠野了。」牧童道：「老大人，你說話全不知事，虧你在朝中做官。」退之道：「我不知那一件事？」牧童道：「要我對韓神仙說，叫他來見你，就是不知事了。」退之道：「牧童哥，你不知道，我一來有王命在身，二來湘子是我的姪兒，三來我曾撫養湘子成人長大，四來湘子曾許來藍關救我，故此勞你尋他。」牧童道：「那為仙的脫了名韁利鎖，丟了父母妻兒，再沒有一件掛在他心上，那裡有功夫來記掛你這叔父。」退之道：「他既不來，我寧死也不去尋他了。」牧童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請大人尊便，莫誤了欽限。」退之道：「牧童哥，你生長在這裡，曉得這裡是怎麼地方？」牧童用手一指道：「前面那樹林中有一座大石碑，碑上寫著幾行字，你自去看個明白，就曉得地名了。」退之便勒了馬，上前一一看，只見碑上寫著「藍關秦嶺」四個大字，便歎息道：「當初湘子來家時說我要到此地受苦，我一些也不信他，誰知今日果遭這場凶禍，又不見他來救我，如何是好？」張千道：「似這等大雪天氣，老爺為著朝廷欽限，沒奈何來到這個去處，大叔就做了仙人，也不肯來這裡討苦吃。」李萬道：「老爺且休埋怨，前面林子深處必有人家，我們且趨行幾步，尋得店家安歇，又作道理。」

久旱祈甘雨，他鄉望故知。

得他來救我，是我運通時。

畢竟不知林子裡有人家沒有，且聽下回分解。